

香 港 少 年

海 辛 著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冯伯秋、梁培龙

封面设计：张永齐

插图：邓志刚

香港少年

海 辛 著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1插页 322,000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册

书号 10430·30 定价 2.30元

目 录

鸽子明和他的伙伴	1
暑期工的故事	115
从峡谷来的机动艇	215
一只破木艇	232
新衣	242
邻居	253
拾球记	265
瓜菜园的小风波	274
二舅的游戏	283
新来的外景队	292
一双红皮鞋	306
红气球	326
小田上学	341
跛脚老人	365

礼物	387
什么时候长大	396
母亲泪	405
荷叶饭	434
偷水贼	439

鸽子明和他的伙伴

一 凌晨的西环尾

距离天亮至少有一个多钟头吧？鸽子明脚步迅速地向西环尾近海的摩星岭道走去。

西环的菜市场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在这时候，已涌来不少小贩采购大批菜蔬，他们用木头车推着回去，或三五个人合租一辆货车载运。

只有这一角地方，在黎明前显得闹腾与忙碌。其他所有的楼房大厦，都睡得又熟又甜。敏感的鸽子明，甚至竖起耳朵，便可以听到它们打鼻鼾的“呼噜呼噜”声；马路上没有汽车摆长蛇阵，也没有行人。骑楼底下，倒是有用破被毯蒙头盖脚睡觉的露宿者；路的两旁堆满了垃圾。

在这灰濛濛的夜，不，是凌晨，唯一使人看得上眼的，就是两旁灰蓝灰蓝的瓦斯灯。你远远的看过去，这些瓦斯灯真象一串珠宝店里的宝石项链。

鸽子明以派报纸谋生。每天攀坡路、踏石级、登楼梯，早已练就一双飞毛腿（就是因为走路飞快，人们便替他起了个花名：鸽子），不到五分钟，他已走在近海边的斜坡路上了。

眼前，又是另一个世界！

山坡上，层层叠叠地耸立着许多低矮的石屋；山坡下的海边岩石上，也盖搭着许多木屋，马路就在这坡上坡下之间

穿过。

凌晨五点多钟，坡上坡下的木屋、石屋仍在烂睡如泥——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休息，等到太阳一出来，人们又要干大堆大堆的工作啦！

那些石屋或木屋，间有一两家亮了灯。鸽子明想：一定是要上特别早班，或者弄食物去市场贩卖的人家吧？

他打了个呵欠——昨晚整夜睡不着，躺在床上等时间过去，一会儿定睛看钟，一会儿坐起来，又不敢开电灯，怕影响别人睡觉。

他实在弄不明白——水鸭源有一个家，有一个好妈妈，一个好妹妹，还不满足，竟要离家出走……

他也有些气愤——今年夏天，我教水鸭源游水，教他修理电灯，好几次请他蹲大牌档吃牛腩粉，大家拍肩膀，称兄道弟，我鸽子明叫他别逃跑，就是破破烂烂，也算有个家呀！他就是脾气犟，不听劝告，还以为外面五颜六色，很好玩！

鸽子明一向的惯例，是六点多钟起来，然后跑去西湾茶楼门口，替昌记派报纸。但昨晚失眠，在床上磨身子，盖上被嘛觉得热，不盖被又觉得冷。见到座钟指着四点三刻，他想起水鸭源多半会在这时辰离家出走，便悄悄起床，轻轻开了楼门，下楼。作为兄弟手足，应尽心尽意劝他，作最后一次努力吧！

此刻，他从马路拐向一条向海滩伸展的迂回小路，路右边是一家家危如累卵的木屋，路左边是密密并排的树丛。他在一间依傍岩石盖搭起来的木屋后门停步，抬头仔细打量，

然后躲进树丛去，索性靠着树干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盯望那木屋的阁楼。

他知道，水鸭源就睡在那阁楼上。

四周一片寂静。传来“沙沙啦啦”的海流声。远海有亮着灯的轮船在航行。对面浮岛上的灯塔，在一明一灭地发光。他无心欣赏海景，聚精会神地直望木屋阁楼的小窗户，生怕错过时机似的。

他常常在水鸭源的阁楼过夜，熟悉阁楼的秘密机关。比方那窗口的铁网，在外面看来好象很坚固，但人在里边，只要动动手，便可以把它移开。水鸭源有时贪图方便，移开窗网，从上边跳到岩石上，再从岩石跃下小路，便不用走大门、绕弯路而行啦！

远处的海天，已渐渐显露一抹灰光，天快亮了。

他记得裤袋里有一粒橙汁糖，等待得纳闷，便探手把它掏出来，剥开玻璃纸，把糖粒投进嘴里去。

对面木屋阁楼的窗口，有个黑影在晃动。鸽子明的神经线突然拉紧，马上站起来，双眼犹如探射灯。

一件白色的东西从窗口掷到岩石上。

是什么东西呢？唔，是个装了东西的塑胶手提袋。

片刻，有个人影出现窗边。对了，是水鸭源，这只“水鸭”此时攀上窗台，身子轻盈地向岩石一跃，人已经在石上捡拾那个塑胶手提袋了。

现在，那穿草绿色太空短褙的家伙，已走在小路上。好忍心呀！他甚至没有回头望望自己的木屋，便举步迅疾地朝

马路跑去。

鸽子明奔出树林，以野鹿驰骋的速度追赶。

来到马路口，水鸭源听到后边急骤的脚步声，吃了一惊，扭头搜索。他看清楚追踪而来的人，只得停步，没好气地说：

“原来是你，鸽子明。”

追上了水鸭源，睨视着他的塑胶手提袋：“真的要离开家庭？”

“还有假的吗？”水鸭源大踏步走向马路。

鸽子明跟随着他。蓝幽幽的路灯，把他们的身影投在马路上，拖得很长很长。

“你就那么讨厌阿妈？”鸽子明探着脖子问。

“我恨她！恨死她！”

“又没做过坏事，又没害过你，为什么要恨她？”

“把我从亲生父母那里弄回来，拆散人家骨肉，还说没害过我？”水鸭源满肚子郁愤。

“也许她一片好心，把你弄回来养育成人呢？”鸽子明说。

“你是我兄弟，就应该帮我。”水鸭源气愤愤地说，“你不是听过我的事吗？”

“至少你要念人家养育了你十几年！”鸽子明说。

“将来，我赚到钱还给她！”水鸭源说。

“喂，不去读下午班了？”

“没心思读书。”

“早上不去替昌记派报纸啦？”

“不派了。你多捞一笔吧。”

鸽子明一手拉着他的臂膀：“跑到哪里去？”

“找寻我的亲生父母。”

水鸭源说着，望了望斜坡马路。

“又没线索，你怎能找到他们呢？”

“我想我会找到的。”

“至少你没有个立脚点呀！”

“我会有立脚点的，我……”

“你暂时和我住在一起，好不好？”

“不行，她会把我找回去。”水鸭源摇头。

“能告诉我你去哪里吗？”

“我会来找你的，鸽子明，你是我的好兄弟！”水鸭源伸手拍了拍他的胳膊，然后急急向前走。

“还说是好兄弟哪！连个去处也不肯说。”鸽子明愤愤然。

“我会告诉你的，但不是现在。”

他们从摩星岭道走到巴士总站，天已露曙色。第一辆巴士开来。水鸭源向鸽子明挥挥手，拔足跳上巴士。

晚望着他走去的背影，鸽子明有点恨自己——连个好朋友也拉不住，我这只“鸽子”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他蹲下来，拾了块石头，愤愤地向那辆开行的巴士掷去……但是石头落在路边一个猪肠粉档的水桶里，溅起水花，把刚开档的小贩的脸也溅湿了。

“喂，没什么得罪你吧？”小贩在骂。

“对不起，对不起……”

他说着，为了补偿过失，探手进衣袋里掏出五角钱，移近档口去光顾。

中年小贩笑嘻嘻地打量他，说：“老友，百物腾贵，五角钱的肠粉，只够你吃一口。”

“一块钱吧！”他只好硬着头皮，再探手进裤袋里去掏钱。

二 鸽子明与阿燕

天亮。都市在揉擦惺忪睡眼，鸽子明便开始“打仗”啦！
打仗？打什么仗？

在香港，打劫、打荷包、打架……倒是有的。鸽子明的所谓“打仗”，就是派报纸，他一直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打仗”。

比方，他去郊区派报，就说是“打游击”；在横街窄巷派报，他说是“打巷战”；“唿”一声，把报纸卷投到二楼、三楼、四楼去，那是“飞弹”；至于把报纸从地面门缝塞进房里去，那是“埋地雷”；把四五张报纸送到商号去，那是“重型炮”……

他既是总司令，又是个兵卒，一脚踢，好威风！

每天早上派那么三个钟头报纸，他得到三百五十块钱，供自己读中二下午班，腾一百块钱来给阿婶做食宿费，所剩无几啦！

但他到底是自己养活自己，没有在年纪老大仍替各家各户倒垃圾的阿婶肩头上加重负担。他跟熟人讲起来很夸口。

阿婶年老多病。最麻烦的是，她经常受到垃圾细菌传染。一个月中，至少有三五天病倒，在眉心捏一条红痧，便当作医治过了，仍然绝早攀起床来，带病去倒垃圾。鸽子明心里难过，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养活阿婶，让她好好休息一个

时期，也让她除了在眉心捏红痧、喝廿四味茶之外，还有机会去看看医生。

他认为这是自己最大的憾事了。

至于派报纸这一行，他开始干的时候，一点也不喜欢。“报纸仔”、“报纸仔”人们开口就这样叫唤。甚至中学的同学们也这样叫自己，有什么好？有什么出息？

但是打过好几个月的“仗”，他渐渐尝出味道来。凭着东奔西跑的关系，他认识了许多朋友——好象那个在横巷摆档、专门替小孩理发的麦庆记，他去理发只收五折。还有补鞋源，他见到鸽子明的皮鞋实在破得不象话，忍不住把他拉到自己的小档口，“鸽子别飞，我替你把鞋补补。”补鞋源说着，出手替他脱鞋。以后，鸽子明常把自己喜欢看的报纸送给他，但补鞋源还是塞给他钱。还有，在可心茶楼卖点心的“石屎楼”（哈，他们故意把“刘”说成“楼”）；专门用粉笔在斜坡画鲁智深、武松、林冲的扁头知和来往茶楼之间卖锁匙扣的阿芹……都是由于他派报纸认识的。

他从心底里喜欢这些朋友。他们没有读下午班的同学们那么心胸狭窄。同学们，特别是女孩子，会为一块橡皮擦胶、一支铅笔、一个铅笔刨，跟你闹腾整个下午，以后见面，还不理不睬哩！

他跟那些报纸订户却不怎么熟。因为要赶时间，必须在十点钟以前，把所有订户的报纸派完，他没时间去跟那些订户打交道。报纸一送到户，他便旋风似地拔足飞跑。

干这种工作，冬天倒好。可是在夏天，从他身上流出来

的汗水，至少能盛满一个洗脸盆。从口鼻喷出来的气呢，唔，大概可以凝集成一股风吧？

十点正，他回到报纸档。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买两个面包或糯米卷，在报摊取了自己喜欢看的报纸、画报和画册，坐在石级上，边吃东西，边阅读。

有个时候，他看的都是花花绿绿的连环图画册。什么《杀人王大闹香港》、《原子飞天侠》……浪费了多少宝贵时间呀！

他鄙夷这些东西，另外挑选一些有头脑有益又有趣的报纸、画报、画册阅读，全是得力于理发麦、补鞋源的劝告。

“鸽子，你再接近这些垃圾，便什么志气也没有啦！”

“这些东西是孩子们的迷幻药！”

鸽子明最怕没有志气。人无志气，就象轮船短缺燃料。他也最恨迷幻药，他有个表姐就是被这种药害死的。表姐本来在湾仔做售货员，后来，她受人引诱，上了迷幻药瘾，竟跌进一个新潮火坑，干着羞耻的跳跳扎扎大癫大废的生涯，六亲不认，结果，她就因为服迷幻药太多，死在酒店房间里。

究竟是哪些黑心人发明的？药，是用来治病的嘛！他们却用来害人、杀人！

听了理发麦、补鞋源的话，他再也不读那些花花绿绿内容荒诞的画册了，甚至懒得动手去翻它们。

八点零五分，已经派了不少订户。现在，他挟着大叠报纸，走近一幢斜坡路横街口的旧式楼房。那是单边楼宇，有好几层楼的窗口面向斜坡马路。

四楼尾房是订户。他把一份早已用橡筋箍扎卷好的报纸，准确地投掷进窗里去。

三楼的中间房、头房也是订户。他正要把两份报纸分别投掷，却看见尾房窗口站着一个穿长袖恤衫的姑娘，她用长绳牵住个小竹篮，垂吊到路边的猪肠粉小贩档买猪肠粉。

“彬记，买七毛钱猪肠粉。”

五十几岁的彬记，从垂吊下来的竹篮取到钱币和瓦碗，开始掀开蒸笼，伸手取出腾着热气的猪肠粉，用剪刀“索索”有声地剪着……

他认识那姑娘，知道她叫阿燕，因为她常常听见她姐姐总是“阿燕”、“阿燕”地叫她。当然，阿燕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她是个“高傲猫儿”，人家好几次想跟她说话，就是不理不睬，好象有宝似的。

鸽子明很想顺搭她把报纸送上三楼去。但是想到她平日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他便打消了主意。

他心想：我的“飞弹”很准确，为什么要求人？

于是神气地来个猴子跃坡，把报纸卷掷向三楼中间房窗口。糟糕，怎么手法不灵啦？报纸卷让窗口的一盆虎尾兰反弹了下来……

站在尾房的阿燕，见他的“飞弹”打不中，忍不住抿嘴偷笑。

有什么好笑的？“飞弹”九中一失，不足为怪，有你看的！

想着，他第二次投掷报纸卷，这次命中了。他继续向头房放射“飞弹”，又准确地投了进去。

他神气地抬头看了看阿燕，然后转身去拿放在地上的报纸。站起身正要举步，他看见阿燕正把放了一碗肠粉的竹篮往上扯。

天台上，有个老头子提着喷壶，在淋洒矮墙上的盆栽。乖乖，他不但淋花，还淋洒了阿燕竹篮里的猪肠粉。

“哪个瞎了眼睛的死人头在淋水呀！”阿燕骂着，急急地收绳。

天台上的老头大概是个聋子，他继续在下人造雨……

鸽子明看得嘻哈大笑。但当他瞥见阿燕焦急与愤怒的表情时，便立刻按掣，不再发笑，还蹬脚伸脖，提高声调往上喊叫：

“老伯，你的淋花水！你的淋花水！”

等到那老头子听到喊叫声，停止淋洒的时候，阿燕已满肚子气，涨红着脸，把滴水的竹篮扯到三楼的窗口边。看样子，猪肠粉是不能吃的了。

随后，他听到“呜呜呜”的哭喊声，从那窗口传出来。他猜想，一定是那个上门推销洗衣粉的姐姐，在打她的妹妹阿燕了。

好没道理！分明是那老头子淋花，把阿燕的一碗猪肠粉洒满了水，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打……

鸽子明最不喜欢那些蛮不讲理、动不动就打人的家伙。他替阿燕抱不平。但是不平又怎么样？他虽然花名叫做鸽子明，却不能象鸽子飞进那间房去，正义凛然地责备阿燕的姐姐。